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5-0517-16

## “主体生成论的论域和学术意义”笔谈

**【编者按】**莱布尼茨在《神正论》的“序”中曾将哲学难题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人”或“关于整个人类”的难题(Le premier embarrasse presque tout le genre humain),如“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大问题”;而另一类则是“困扰哲学家们”的难题(l'autre n'exerce que les philosophes),如“有关连续性和看来是它的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主体生成论似乎兼而有之:它不仅几乎关涉到哲学的所有领域,而且还直接关乎“整个人类”或“人本身”、关乎到人的精神境界、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命运。正因为如此,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出版,就受到我国学界较为普遍的关注。一些学者在充分肯定该著作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从不同的理论层面提出了许多值得继续反思的问题。例如,主体性的问题究竟是一个人类一诞生就存在和遭遇到的问题,还是直到近代才为哲学家们造出来的问题?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我们对之究竟应当作何理解?人的主体性问题是否仅仅关乎认识论,它是否也是个本体论和语言哲学问题?它是否与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有某种关联?它是否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它与伦理学有无关联?如果有,属于什么层面的关联?它与当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有无关系?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生成论问题有无宗教背景?如果有,我们应当如何恰当理解和评估这种背景?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生成论是否仅仅是一个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和西方宗教学问题,它是否也是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和中国宗教学的一项核心内容?它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究竟是如何看待人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和人的主体的生成性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了将这些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别邀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朱传荣教授(武汉大学)、现代西方哲学和宗教学专家赵敦华教授(北京大学)、伦理学专家万俊人教授(清华大学)、西方哲学史专家(康德哲学专家)李秋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家郭齐勇教授(武汉大学)和中世纪哲学专家刘素民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等7位学者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笔谈。现将这组笔谈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 “主体性哲学”的新研究与“希望人学”的建构

### ——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

朱 传 荣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人学的研究必然涉及对“主体生成论”与“主体死亡论”的言说,同时还必须阐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问题,否

则,人学的研究与言说就难以全面和深刻。近年来,有关西方哲学研究的专著出版了不少,有些还冠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标题,但其内容基本上仍是对两大思潮的分别阐述。而对西方哲学主流趋向作整合性研究的专著不多见,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进行开拓性创新研究的专著更为罕见。段德智教授的新作《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是一部从宏观线索上对西方哲学主流趋向进行整合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其对主体性的生成、发展、内在机制和演进的终极趋向进行了跨越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考察,逻辑地、历史地、辩证地阐释和论证了“主体生成”的诸多基本问题与基本概念,是一部富有独到见解和特色的学术专著,理论价值非常之大。就理论渊源来说,这部新著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题有一种历史的逻辑联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主体生成的机制归结为三部曲:首先是主体的自我异化、对象化,从而产生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然后是主体改变自身,使之与对象相符合,从而达到了主客体的同一;最后是主体与对象在改变自身的同时,又产生新的主客对立。主体自身的生成就是这样处于辩证运动之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主体生成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sup>[1]</sup>(“译者前言”第 23 页),因此,完全可以说,这部专著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主题上有一种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但是,这部专著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当代西方哲学充分发展的境遇下,以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理路来展开对“主体生成论”的研究和论述的,它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关于“主体生成”的理论体系,这是作者对复杂哲学问题作整合性创新研究的首要之点。

其次,《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创新研究的又一点,是对西方“主体死亡论”作了独到的分析和解释,深化了主体性哲学的内涵,提出了建构“希望人学”的新论。纵观全书,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作者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不是一种“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种处于“生成”着的存在者。所以,作为主体的人首先就是“生成着的”、“未完成的”和“面向未来而在”的。人的这种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使他既不同于圆满存在的神,也不同于已限定在现在状态其生命力无生成发展的动物。不仅如此,作为主体的人,还同时意识和言说到自己的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其中“面向未来而在性”是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主体或之所以具有主体性的关键所在,进而言之,它是人的主体性之根本。研究人作为主体或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的学问,就是“主体生成论”。“主体生成论”面临着当代西方“主体死亡论”的挑战,因而必须首先直面这种挑战,对它作出“回应和扬弃”。因为“主体死亡论”是内在于当代西方哲学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都各自提出了与“主体死亡论”密切相关的核心命题。作者说,“主体死亡论”“不仅是由尼采、福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样一些当代一流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而且也是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克尔凯部尔的‘孤独个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阿多诺的‘批判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拉康的‘个性理论’、马丁·布伯的‘关系学’、蒂利希的‘宗教社会主义’和马尔坦的‘全整的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问题”<sup>[1][2]</sup>(第 25-45 页)。对于如何回应和扬弃“主体死亡论”这一论题,作者也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和深刻阐述。作者认为,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史或思想史是一部主体性哲学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为此,作者历史地分析、考察了从笛卡尔开始的近现代主体性哲学和继之而来的尼采、福柯、海德格尔关于“主体死亡论”的逻辑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作者在分析和梳理尼采、福柯和海德格尔关于“主体死亡论”的论述时指出,所谓“主体死亡论”无非是对近现代哲学关于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的反对,他们所提出的“主体间性”等问题和主体性依然存在着内在联系。作者进而深刻指出,其“主体死亡论”不是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理性认知主体的全盘否定,而只是对理性认知主体的“基础”作用和“根据”作用的霸权地位的否定。其本质不过是另一类型的主体论哲学,或者是力图对近现代主体论哲学的一种修正<sup>[3]</sup>(第 54 页)。书中通过对理性认知主体背后的“本原”、“基础”、“根据”的追问,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主体概念,如尼采的主体的非理性方面、福柯提出的除了认识主体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主体、海德格尔提出的要返回到作为人的“此在”的本己性和整体性,如此等等。这样,随着主体概念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当代西方的主体间性哲学。尼采、福柯、海德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也就成

了从近现代哲学到当代主体间性哲学的过渡环节或桥梁。因此,作者在书中明确论证了“主体死亡论”实际上是“主体生成”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主体死亡论”就实实在在地被扬弃而包含在“主体生成论”中,成为“主体生成论”的一个环节,从而表明从“主体死亡论”到“主体生成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同时,我们看到,在“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回应与扬弃”中,就必然逻辑地提出“为希望而在”的人学新论<sup>[1]</sup>(第388页)。对作为主体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考察,是有多角度的。作者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依据整部人类主体思想发展史,对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对其结构性和生成性,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科学分析和深刻阐述,并在此基础上,逻辑地提出“为希望而在”的“希望人学”。实际上,“主体生成论”就内在包含有“希望人学”的思想,因为“主体生成论”是对“人的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的理论概括。因此说,“主体生成论”是建构“希望人学”的理论基础。

再次,作者研究理路的原则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作者虽然是从历史和逻辑两个向度考察了西方哲学的主体生成论,但却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作者从客观的视角把西方主体生成论分为大陆理性派哲学到康德的先验哲学再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从英国经验论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三大流派,进而在此基础上又微观考察了西方哲学家关于主体生成的论述以及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发展进程,分析比较不同哲学家、不同思潮之间在主体生成论这一问题上的差别、特点和内在联系。从逻辑的向度,作者考察了主体的结构性的内在矛盾与主体生成性以及主体间性的本体论基础——关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分析了主体生成论的最终归宿,考察了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生成论最终归宿的论述,由此建立一种“希望人学”的理论旨趣。

再其次,段德智教授的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主体”、“主体间性”的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发掘、分析阐述和应用。他在书中指出,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从笛卡尔以降,诸多哲学家都难免“陷入主观主义、先验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核心范畴“主体”概念脱离了“人的现实性”或“现实的人”。作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的现实性”或“现实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sup>[3]</sup>(第67页),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者还分析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历史的生成和人的生成是一致的,是统一、平行的,即主体和主体间性之间是不能分割的。同时,作者也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体与主体间性的本体论基础问题,提出实践本体、社会本体和关系本体。但上述问题不是该著中的重点问题,细细看来,在分析和阐述上还应该前进一步,如对主体和主体间性的本体论基础问题,只平列出上述三项本体是不足的,应将三者的关系向读者交代出自己的见解。在我们看来,主体和主体间性应以物质生产的实践本体为基础。应该说,社会本体也好,关系本体也好,都应以实践本体为基础。马克思曾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3]</sup>(第60页),因为实践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关系性、物质性等特点。同时,我们还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体和主体间性”这对概念,但在他们关于人和人的历史发展、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论述中,不仅充分包含了丰富的“主体和主体间性的”的思想,而且也包含着对主体性哲学的革新。

段德智教授著作的另一创新之处在于,《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可以说是一部“以问题为中心”的西方哲学史,与现有出版的哲学史著作多是以国别或以有影响的哲学家为切入点,予以历史地叙述,很少以哲学问题为中心历史地和逻辑地予以论述不同,这部著作以“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对跨越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历程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的学术梳理,以清晰的逻辑体系和有力的理论论说,彰显了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的超越及其最终归宿。因此说,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以问题为中心”的西方哲学史。

#### [参 考 文 献]

[1]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主体生成论的宗教背景

赵敦华<sup>1</sup> 刘素民<sup>2</sup>

(1.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871)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不绝于耳的主体死亡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段德智教授新近出版了《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一书,提出了主体生成论与希望人学的观点。这是一部纯哲学的书。大凡谈及死亡的问题都有其宗教背景,但“主体”似乎是一个纯哲学的概念,本书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主体”、“意识”、“自我”、“个性”等哲学术语,又使用“我”、“我们”、“人”等日常术语,内容宏大广博,关系错综复杂。作者认为,原始社会的氏族膜拜、奴隶社会的团体意识、封建社会的宗教意识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表现形式——它不是表现为个人自觉的主体性,而是表现为类自觉的主体性<sup>[1]</sup>(第 62-110 页)。在此,段德智教授无异突破了传统观点所主张的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后,才有了西方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觉醒的观点。然而,这一理论创新却或多或少地弱化了“主体”、“主体死亡”和“主体生成”等问题的宗教背景。

—

西方古代的哲人不谈“主体”,而是谈灵魂(psyche, anima)，“灵魂”原意是指生命的气息,它被认为是这样的实体:在躯体中时就使该躯体具有生命,不在时就意味着躯体死亡。因此,“灵魂”赋予人的躯体以认知力,尤其是思想;同时,“灵魂”也赋予躯体以自我运动的力量。“万物有灵论”可能是最早的宗教观念,而最早的哲学也没有摆脱“万物有灵论”。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变化的世界就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事物,具有世界灵魂,如泰勒斯的“水”和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把“灵魂”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其引入的灵魂不死且在多个躯体之间转生(transmigrates between many bodies)的观念给了柏拉图以深刻的启发。此外,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 nous 即奴斯概念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突破。

在希腊文中,奴斯(nous)的原意是指理智。阿那克萨戈拉把奴斯当作一种宇宙的力量,认为它从原初混沌中将元素分离出来,从而建立世界秩序。苏格拉底虽然对阿那克萨戈拉所提供的详细解释不甚满意,却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虽然他后来又非常失望,可是不管怎么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个概念。以后的希腊哲学家也无不用 nous 或 pneuma 来看待个人灵魂的生死。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 nous,灵魂即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不朽。在柏拉图的线段之喻中,他把奴斯看作是理智的最高阶段,与 dianoia(推理性)相对。柏拉图认为,dianoia 关涉数学实在,从假设推至结论;而奴斯则关注形式,从假设进展到第一原则,再从第一原则推出其他一切。柏拉图将灵魂三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此三部分处于不断冲突的状态之中,而公正的人(a just man)应当在激情的帮助下,用理智控制欲望的部分。柏拉图由此衍生出包括同一、生存、复活、解脱等在内的诸多哲学思考,成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永恒的论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随身体死亡和朽亡,但人的理性认识是消极理智,与神的积极理智相同,人类理智(nous)不朽,以保证人类知识的普遍和永恒。亚里士多德将生命分为三个等级,分别由三种生命的实体根源(life principle)所支持,即生魂(有机体生命的根源)、觉魂(感性生命的根源)及灵魂(思想与意